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塏

謄錄監生臣莊承簪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九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
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
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
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
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
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
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
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于慮之一失者乎詳觀
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
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

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興觀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

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
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為
宏叅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
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叅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
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
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
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
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叅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

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
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為
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
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
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
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
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

仰相法名為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
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
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
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
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
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為人
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
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
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
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
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
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
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

水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
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
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
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
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
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
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
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

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眕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燦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為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

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為吳所

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螽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
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
窮何為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
鎮譙請洋為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
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
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
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

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
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
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
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
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
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
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
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為下邑長

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
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壬辛德在南方酉受
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
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
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
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
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
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

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
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
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
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
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
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
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
徵云地赤如丹血九九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

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
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
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
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
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
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哥外和內嚴
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
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

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槃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

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
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
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
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胥鎮尋陽胥問洋曰我病當差不
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
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
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
寅勿見客胥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

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肩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
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
來入肩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
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為刀兵大殺為死喪到甲子日
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肩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
也肩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為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
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
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肩不從二十四日壬辰

胤遂為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叅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昴畢為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

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
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
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
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
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
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
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

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
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
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
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
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
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
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
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
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
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
示有信災廢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
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
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
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為君支為臣丁為征西府亥
為邾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

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
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
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
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
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
已亥已為天下亥為戎胡李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
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
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

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

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
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
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
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
馬韞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
冢故城間得狸鬻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
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
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

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
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
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
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
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
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
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佳苦

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歎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

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
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永嘉
未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
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
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
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

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
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
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
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
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
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
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
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

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

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沉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為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

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下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為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
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
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
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
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
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
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

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為桓嗣建威叅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

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
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
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
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
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
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
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頗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
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

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珙

卜珙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

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
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
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
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為公吏可以
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
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
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
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

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
為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
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
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
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珣
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
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珣卒先奔為其元帥所
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著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

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

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

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
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
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
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
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
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
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
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

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

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畧家黑畧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

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
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畧曰須臾賊至可
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
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
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
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畧
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
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
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
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
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
龍取水廼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
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
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
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

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
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
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
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
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
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
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
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
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
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
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
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
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
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

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李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

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
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
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
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
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
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
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
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

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
淫祠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
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
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
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
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
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
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

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
面涕洟者季龍太子遽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遽曰小阿
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遽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
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
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遽將圖
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
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
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

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
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
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
從容箴李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
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
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
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
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

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溢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

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
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
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
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
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噉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
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
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

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因美服
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
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
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
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
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
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
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

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李龍臨喪殺之李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

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髻
髻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
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
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
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
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
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
市中乞丐恒著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
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
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
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

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
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
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
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
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
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閭浮利
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
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

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
慕容儁投李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
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
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
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
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

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
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
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
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
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
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
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
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

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
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
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
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
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
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

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叅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叅軍孤之仲翔也及眇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眇眇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眇曰今寇

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虢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偽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

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
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
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
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
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
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
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
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

謀反伏誅索克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克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克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著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紬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紬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紬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紬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

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澹命為西閤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
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勞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
澹以東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
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

大讎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
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
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
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
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
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

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眇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

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
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
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
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
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
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畧
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
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

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
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苻死苻子興字
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
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
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
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老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

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麇麇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
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麇曰其祥安在麇曰為
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
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
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麇勸光襲
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
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麇不可從誤人大事麇
曰若其不捷麇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

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幃幄密謀光將伐乞
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
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
曜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
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
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
神驗光以磨為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
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磨起兵咸以聖

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麴以為代呂者
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
刺史終如麴言麴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麴
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麴嘗
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儁檀
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麴性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
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麴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
奔為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

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
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
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
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
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何
如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
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

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

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
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
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
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
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
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
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
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

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葉等烏合纂有威聲
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
於合黎俄又郭麀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為麀所敗僅
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
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
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
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
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
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
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
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
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
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
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
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

明闇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
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
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
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
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
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
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
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

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
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
二小兒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
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
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
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
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
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

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
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
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
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
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儻檀時從河南來持

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僞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僞檀不能從僞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僞檀

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儻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

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見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
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
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
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
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
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麋知有
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

秋毫不能近知目曉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
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
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
王宰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丈
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
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
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卷九十五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韓友傳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畫一本作或
卜珣傳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將監本訛相今從上
文有位為卿將句改

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道術○道監本作智今從宋本
孟欽傳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監本脫有字從
宋本增

王嘉傳又著拾遺錄十卷○汪士漢云原書一十九卷

共二百二十篇所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
書逸不完蕭綺綴拾殘缺而叙之今約為十卷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_臣張溥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_臣張塤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九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六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
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
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

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嬖廣隆殷之業太任太姒
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
斯皆禮極中闡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
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劔讓子
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
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
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
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

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
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
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
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
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

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
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
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
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
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
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
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
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

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
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
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軌從子祐曰
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
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
子琇為叅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
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
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

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
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
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
于杜氏十八而嫁居子植女韓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
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傳

立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立內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立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立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

同三司立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

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云

鄭袤妻曹氏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于黎

陽及衰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

二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

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甥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
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
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
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
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

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
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
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
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
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驤
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

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
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于時會稽內史
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
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
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
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
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

周顓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顓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謨而顓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

氏遂得為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

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為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
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
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戰
敗二女為弼所獲並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
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弼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弈之女也聰識有才

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

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

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曾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肩嗣又無暮功之親憐

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

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

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

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鸚鵡儀殿

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

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偽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偽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
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
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
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
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
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
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

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

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為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

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

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
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為
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
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
葬焉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
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

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

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
凶之理誠非微妄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
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
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
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
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

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
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
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
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
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
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
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

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

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
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
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
成喪羣下咸以為然偽中書令畦遂大言於朝曰子無
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閹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
言虛寶尚未可知宜依閹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
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
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為人所譖被殺
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
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
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
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
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
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

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
彼矣遂於浴堂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
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
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
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物出
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

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
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
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
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
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
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
舉窺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
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

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
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
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
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
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
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
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
生理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

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
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虔娉其女為妻及魏氏以
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
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
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漂流
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
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
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

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騫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篡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

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
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
顧齒劒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風
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晉書卷九十六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王渾妻傳琰女亦有才淑○琰監本誤婦今改正

陶侃母湛氏傳以一蚺鮓遺母○蚺應作𧈧此因音義作蚺而誤耳又鮓集韻作𧈧

周顗母李氏傳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臣宗楷按本書周顗傳弟嵩嘗因酒瞋目

以所燃蠟燭投之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是呼嵩為阿奴而此復以阿奴為弟謨小字前後小異

何無忌母劉氏傳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
窺之○橙各本誤梯今以音義改正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